

年俗

杀年猪的日子

□开化县委统战部 汪东福

“等爱君杭州回来再杀吧？”母亲试探性地问父亲。爱君是我的妹妹，从16岁开始一直在杭州打工、开店，每年过年才回来一次。

“好的，听你安排。”父亲一边抽着烟，一边说。一年当中，我难得听到父亲如此爽快的声音。

深冬的傍晚，我从县城的高中骑自行车回家，脚还没跨进大门，就听见父母在商量杀年猪的事情。房顶上，炊烟袅袅升起，整个村子已被暮色吞没，唯独屋后的东山顶，还有一溜儿昏黄的光亮。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我家的一个缩影。

进入腊月，在老家小山村，常常听到猪的嘶喊，这声音是惨烈的，但在我听起来，却不觉得恐怖，反而有点兴奋。天空那么高远，那么湛蓝；阳光又是那么纯净、那么舒服，一切的悲惨都被稀释了。

小时候，家里的年猪是我看着长大的，简直要把它当成玩伴。放学后，几个小伙伴便相约到田边地头讨猪草，直到背篓里装得满满的，我们才披星戴月地往家赶。有一回，我们到一个叫下金桥的田畈里讨猪草，突然“咿溜”一声，从草从里窜出来一条五步蛇，嘴里吐着信子，吓得我们屁滚尿流，哭爹喊娘。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到那个地方讨猪草了。

我家的猪栏设在厨房里，猪栏上方横着一排木棍，堆着许多晒干的稻草，有一人多高，这里成了我们玩耍的乐园。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捉迷藏，有好几次，我偷偷躲进稻草里，小伙伴竟找不着，乐得我

开怀大笑。

猪在栏里打滚，趁它睡着，有时我们还要悄悄爬到它身上，嘴里“驾、驾、驾”地叫着，高兴极了，美其名曰：骑马。猪忽地惊醒，“哼哼”叫着，从我的胯下挣脱，跑开时，耳朵一甩，溅得我一身猪粪，臭烘烘的。

等到猪被养得肥肥胖胖，躺在那里懒得移步，而原先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陆续返家的时候，我知道，它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我既担心，又有些期盼。

清晨五六点钟，我被“嗷嗷”的猪叫声吵醒。“杀年猪啦，快起床！”妹妹催促我。我一骨碌爬起来，脸都来不及洗，就飞奔到大门外。

晨曦中，是一派热闹的场景。舅舅将母亲养了一年的大肥猪赶至门口，杀猪凳擦得干干净净，大黄桶摆在凳头，一旁木制的饭盆里撒着几撮盐和一点水，一把杀猪刀明晃晃的。

只见舅舅和叔叔快步走到肥猪身边，舅舅一把抓住猪耳朵，叔叔帮着“捉猪尾巴”，爸爸和隔壁的林伯伯则用力地拽着猪脚。猪嚎叫着，四蹄抓地，拼死拼活不肯往前挪步，顽强地抵抗着。大伙拉的拉、推的推、扯的扯，纵使你天蓬元帅有再大的本领，也要叫你下马。边上围着一帮看热闹的村民，高声说笑着。

远处的山峦上，白雪皑皑，瓦檐上的冰凌长长的，晶莹剔透，地上是白花的霜，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冷。

好不容易，在声嘶力竭中，肥猪被抬上了长凳，此时大伙已经汗流浹背，但手中依然不能放松，紧紧摀住猪的身子。舅舅用

抹布将猪的颈部和四肢擦干净，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舅舅利索地提刀一捅，刚才还是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渐渐变成了“哼哼”声，肥猪慢慢地不再动弹了。此时，父亲从厨房里提出刚烧开水，倒进大黄桶。

刮毛，破肚，割下猪头、猪脖、猪油、猪肺等，干净利落。猪腹里还盛着一汪血——我们农村里叫“死血瓶”。舅舅伸出两只大手，把猪血、杂碎等捧将起来，放入父亲递过去的汤瓶里。父母不让我们吃那东西，说读书人吃了脑子会变笨，期末考试背鸭蛋。

那鲜红腻白的猪肉，腾腾地冒着热气。舅舅三下五除二，从中间将猪身剖成两半，父亲连忙进屋拿来秤。

“158斤半！”舅舅高声地喊。

“156斤8两！”舅舅还没喊完，耳边就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

“315斤3两白肉，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父亲谦虚地说着，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随后便是分割，父亲一块块将猪肉拿到堂前的团匾里，交给母亲处理。

我们小孩子也没闲着，早已准备好了火灶和平时装百雀羚的圆铁盒子，虎视眈眈地盯着大人的一举一动，见大人不注意，动作飞快地从凳子上撮几小块猪肉，四散逃开。每每被父亲发现时，父亲便板下脸，吼道：“你再搞，我等下要用竹枝修你了！”

大人收拾妥当，我们便上场了，围着长凳搜寻漏下的猪油末子。那段日子，我的口袋里经常有黄豆、玉米、粉皮之类，那是



我从谷仓

里偷出来的。几个小伙伴找个地方，在铁盒里放点猪油末子，再放点黄豆之类，放在火灶里烧，“哧”的一声，顷刻间，香气四溢。

年猪饭一般安排在晚餐，因为上午东家宰猪、刮毛、翻肠、切肉，要忙乎一阵子，加上柴火灶内大火烧红烧肉、炖肉等，都需要一定时间。相对来说，夜间时间比较充裕，年猪饭的热闹氛围就更加浓厚了。

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蒜苗炒猪肝、猪血滚豆腐、青菜炒肉……而最重头的一道菜，是红烧肉，谁家的年猪饭少了红烧肉，是要被讥笑的。

母亲将满脸盆的红烧肉端上桌，年猪饭才算正式开席。夹一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还没入嘴，那肉香已经钻入鼻孔，刺激味蕾。一口咬下去，嘴角顿时流油。大伙一边吃，一边称赞红烧肉味道特别好，母亲的脸上尽是欣喜。

宴席上，隔壁邻居、亲朋好友们围在八仙桌旁，吃着年猪肉，好量者猜拳行酒令，吆五喝六，好不热闹。猜拳声、说笑声，夹杂着菜香、酒香从瓦房屋里飘出来，散到四周，传遍整个村庄。

而猪头是万万不能动的，得烟熏过，留着三十晚祭拜祖宗，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人安康。

年猪饭是庄稼人一年中的盛宴。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得吃上年猪饭了，但在我们的心里，幸福、团圆、平安从来没有走远。

诗艺

那村（组诗）

□钟洋

那村

鸡鸣代替寺庙的钟声。凉雾挂在山腰
让人想起走失多年的乳白色炊烟

还有篱笆圈成的菜园在坚守。比记忆
瘦了一圈，茎肥叶阔，撑开绿光油亮的脸

柿子树走在老去的路上。风中
裸露的枝丫拎起数枚小夕阳

我慢慢走向村子的内核，有一只麻雀远远地跟着
潦河静水流深。村子在暮色里向着来路撤退

那河

冬阳下，整个村子呈现少妇沉静之美
河畔芦苇临水梳洗，阳光拉丝
琴弦入水。深理的情话在
鱼鳞般的水面生动起来

有白鹤飞来，有木舟
泊在浣衣石下

船夫不见，浣妇不见
流沙无言。这一秒悄悄擦过

田埂

田埂细长，从山茶花的那头
蜿蜒而来，像流泉
像一节节麻花辫子
爷爷走过，父亲走过
而今，我牵起妻子的手走在拐弯的那截
战战兢兢，似乎踩在独木桥上

田埂细长，在我们身后
从泛光的黎明
伸进寂静的夜晚

一匹马的孤独

一匹马的孤独是巨大的
马厩关不住，栅栏圈不住

马的眼睛里住满青山和湖泊
这是它忧郁的入口，乡愁一样与生俱来

千万不要试图靠近一匹马的灵魂
它的眼里，万物倒立，根本没有方向

随笔

《诗经》里的采薇少女

知道《诗经》里那个采薇的少女是谁吗？

当然是我的妈妈！

采薇，采葛，采桑，采芩，采繁，采茶，采菽，采莲，采菱……这些，我妈妈都采过！

不信？去读《诗经》！305首诗歌中，有20多首就是写我妈妈怎么采摘的。

那时，天空纯净，溪水清澈。风吹过来，全是花果草木的香。总有那么一些美丽的少女在采摘。那些天真烂漫的采摘少女中，最好看的那个女孩一定就是我妈妈！

那时还是少女的妈妈，穿着蓝花布的粗布围裙，挎着竹篮，唱着那时的“越剧”，和她的小姐妹们一起去采摘。从乍暖还寒的初春，一直采到秋深。采摘，就是她们一生的事业，甚至比爱情更地久天长。

有人说，三岁看到老；我没有看到妈妈的三岁时是怎样的，但从她今天的采摘藕头里，我看到了三千年前的妈妈。

这么多年，妈妈从来没有停止过采摘。初春，妈妈采艾草，做青团子，还晒干了塞枕头、泡脚。初夏，妈妈又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采“阿公”（宁波话，即覆盆子），怎么也劝不住。

我跟她说，小区通往南山坡的门关上了，妈妈居然弯下八十岁的老腰钻铁栅栏，像个调皮的少女一样翻墙去采；我又告诉她，为了除掉一枝黄花，那里刚打过药，那么坚强的一枝黄花都能死，何况脆弱的人呢？这也吓不倒妈妈，她说，往更高的山上去。那更可怕，有蛇，这可是真的！妈妈还是不怕……

“阿公”作为有刺蔷薇科，每回把妈妈采摘的手臂划成条条杠杠的。妈妈委屈兮兮地说，我小时候最喜欢采“阿公”了，酸甜香滑味道透骨鲜，好吃啊。看到这么多“阿公”，不采，我难受啊！

最后，我怕了她了！只好祈祷，“阿公”

的花样年华快点结束。

没想到前两天，妈妈又采回来一把小豆菜，说要和绿豆混合煮汤给我们喝……

我的那个娘啊，她这是把我们当神农啊！

妈妈说，那你就快用手机上那个会认花草的东西来扫一扫，查查这是什么。

好吧，为了不误食断肠草之类的毒草，我赶紧打开“形色识花”——原来，妈妈采的小豆菜叫救荒野豌豆。还真的可以吃哦！它的茎叶十分鲜嫩，口感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脂肪、磷等营养元素，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不过，它的花果期及种子有毒！

救荒野豌豆也叫大巢菜，有些地方叫它山扁豆、野苕子、山木樨等，重点是，它就是三千年前，《诗经》里《小雅·鹿鸣之什·采薇》中的薇菜！

仔细看看，这种救荒野豌豆小区里到处都是，别人就把它当野草，为什么只有我妈妈把它采回家？再说了，《采薇》本来就是一首戍卒返乡诗，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而我的父亲就曾是一位军人。这不可能仅仅是巧合，我坚信我妈妈就是《诗经》里的采薇少女。

想必《诗经》时代，一定是妈妈的最好年代吧？妈妈一定是那时的采摘能手吧？事实上，妈妈一直就没有走出过采摘的时代。所以，即使是有吃有喝的今天，妈妈依然一直心心念念于挖野菜、摘野果。

也许，谁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采摘情结。这些年，营养丰富、口感好的野菜野果从来就没有淡出过我们的食谱。你，或者你的身边，还有人如此热衷于采摘的吗？如果有，一定和我妈是一伙的！三千年前，一定同在那部《诗经》中！

□王珍

（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

